



影迷进化史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张威 徐鸢

电影是什么？自从这门技艺诞生，已经有无数人问过这个问题，从导演、演员、观众到影评人、思想家。因为有太多人为电影所迷，有太多的智力投入其中，并创造出灿烂的景象。

刚刚正式运营的上海电影博物馆，其二楼为“电影工场”，专门展示电影生产制作的流程。馆方将此过程称为“制造梦幻”，这准确地定义了电影的本质。是的，电影就是一场梦，一场连接着人生的梦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“天堂电影院”，那儿藏着童年、少年，以及青春岁月的各种向往，亦有挫折和泪水。许多人也如黑泽明般，有各式各样的“梦”，绚烂、清新或阴郁。梦，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让可能的更精彩。

所以电影有如此巨大而持久的魅力。其魅力包括明星、大片、红毯、奖项，这些元素永远是最受瞩目的，威尼斯电影节、柏林电影节、戛纳电影节、多伦多电影节……当然，还有刚刚落下帷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（SIFF）。

但电影节或者说电影梦，绝非仅此而已。它不只属于光鲜亮丽的人。

电影节同样是影迷的狂欢。赶场、思考、讨论是他们必不可少的“功课”，当中有些人，撰写影评、组织观影活动，积累若干年后，干脆抛弃本行业，成为电影产业一分子——活脱脱的一部“影迷进化史”。很奇怪吗？其实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、戈达尔，也是从观影人到影评人再到导演的。这一过程正在中国进行。

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何由外行而转为专业人士的呢？带着好奇心，走进他们的“梦”。

寻找“丢失的东西”

过去的几周徐鸢忙坏了。从选片、做字幕、联系导演、排时间表、宣传、与影迷沟通，这位“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官方第101号志愿者”几乎全程参与。其中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法国纪录片《浩劫》4K版的放映。正是通过徐鸢，组委会从独立电影人张献民那儿拿到了权威中文字幕，使这部史诗级作品完美地呈现给影迷。

电影节开始后，徐鸢更是不得消停——赶场看电影是嗜好，也是工作。他一边欣赏着经典电影修复版，一边提出有待改善的地方。他给字幕“挑剔”，细致到看出“把男主角的名字至少翻译错一次”。由于觉得SIFF官微的介绍太简单，他自己写了篇《希区柯克9大默片的9大必看理由》。他还在豆瓣开了“同城专用讨论帖”，供影迷讲述或吐槽观影经历。

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徐鸢叫“妖灵妖”。一个藏着许多故事的名字，一个有点资历的上海影迷都熟悉的名字。这还得从1996年说起。

那年3月的某个早晨，气候阴沉，徐鸢换乘3辆车来到曲阳影视文献图书馆，在这里度过了整个上午。馆内有全上海最完整的影视资料，而且经“不懈纠缠”，管理员破例允许他翻阅仅供“被开具介绍信的影视从业者”查看的资料。这包括台湾地区的《影响》《电影欣赏》，英国的《Sight and Sound》等，市面上“绝难买到”。

中午，徐鸢到附近的小面馆吃饭，寻思着是否参加《电影故事》的活动。此前他给编辑部写了封信，指出某篇稿件有大量错误。收到信后编辑请他去谈了谈，产生了把民间电影高手集中起来的想法。时间定在这天下午。

“我想，如果下雨就回家。”结果没下雨，徐鸢由此结识了一群“改变我命运”的人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热爱电影。凭着激情，他们成立了“超级影迷沙龙”。几个月后，沙龙更名“电影101办公室”，后又定名“电影101工作室”。1996年是电影诞生101周年。

那也是徐鸢做海关公务员的第五个年头。他依然喊不出机关同事的名字，也没心思跟他们说话。因为他在寻找一件“丢失的东西”。现在找到了，电影。

“伺候”上海观众

最初101核心成员为《电影故事》撰稿，后来不过瘾，干脆自己搞了份刊物，囊括了原创影评、电影基本知识、影迷联谊等栏目。

101逐渐成为上海民间观影社团的旗帜，徐鸢则以“妖灵妖”知名。他写影评，推介好电影；千方百计搜寻片源，分享给同伴。1997年夏，101与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合作，为SIFF招募志愿者。这大大提升了知晓度，使成员从早期的7人迅速增长至200多。